

风暴山谷：在“没有”中实践“有”

文：刘紫煜

在无数的自然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冲击下，人类社区不断吸纳、生长，直至被征服、被摧毁，世界与大地在此互相映照并对立。在对未来环境进行想象与构造之前，我们不断观察已成立的文化与物质形态，对历史及记忆进行回溯与堆砌，往返于时间与因果两端，不停歇地传递着一种真理或者争执。在任何赖以生存的山谷里，我们巡视着昼夜不息的风暴，充当着预言者、士兵以及政治家；无论建构的基础是神话亦或切实的土地，始终实践着某一箴言——乌托邦意即“没有的地方”。

由李泊岩策划，在無同空间实施的展览《风暴山谷：如何避免摧毁一个虚构的社区？》所隐喻的正是这样一种存在于日常当中，却极为宏大的矛盾体验。对社区集群的存在性质与现况进行多视角的思考，并给予适当的反馈，正是展览中作品所指向的目的。事实引发出虚构，虚构诞生出历史；不同元素结合的构想，与思想集合的无限碰撞，皆是革命者从内部发出的呼唤与反馈。

熊佳翔的《沉默》昭示着如海洋般无形却汹涌的处境，伫立在展览的开场，疑似人类文明留下的巨大的遗迹，隐含着对往日的追怀与失落，却由帆布展开坚韧的生命姿态。在想象淹没一切的同时，为后继的思索与实践引导着方向。而在开启新世代之前，陈子丰的《千里江山》、耶苏的《联合新国地图》与凌慧的《冰山图录》仿佛展现给观者的历史图录，一张巨幅的世界地图首先印入眼帘，艺术家将海洋与陆地转换，利用熟悉而陌生的图景来颠覆地理学的常识，开启全球处境下新的纪元。在以绘画的形式描绘出人类文明进步的碎片与对自然危机的警示背后，是艺术家对人类生存境遇提出的消极预言。沉浸在危机感中的观者，不仅感受到所谓“假设”背后的巨大沉默，更是以成为后来者的机会，对某一阶段人类历史进行观察与考量。

在社区内部究竟是什么在起到坚固一切的作用，人类思想深渊的一切与多重的观点视角通过什么发出呐喊，语言又是否在这些要素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对社区的文化建构进行探寻的过程里，赵玉的《亚西里西门》采取了一种诗意的叙述来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将遮蔽状态下的东西试图展露出来，以杜撰的方式来回馈“历史”这一名词意义。张业鸿《关于“OK”形闪电的精神分析》将两件无关的事件虚构了关联性，屏幕上不断延展的“ok”这一特定手势的意义，结合特定的解释与图像，显示在当代社会讯息快速传播的机制下，符号如何通过通道亦或社交平台进行多重发酵，并在文化语境与个体意识中发出的回响，以线性的方式展示着个体在今日的思考方式。事实只是虚构与推理的出发点，叙事机制的主观性、多变性与不可控制性被凸显出来，讯息在社区内部发出的声音仍旧空荡而嘈杂。在进行研究的过程里，语言仍旧不失它们的意义，统一它们的，是具备公共性、权威性的

声音。孙毅的《copy - 风暴山谷项目》利用新闻报纸中正式的摄影图片，对新闻图像进行意味深长的复制，在轻巧的作品之下，探询着新闻报道作为社区文化认同与精神同步的一个重要工具，存在着其所特有的官方意义与个人语境的两面性。

在提出问题之外，艺术仍在尝试为问题寻找出路。连接断开之时，需要建立的则是新的纽带。孙尹骁文的作品《电源转换插头 1 号》将各国的电源转换插头进行连结、转化，并引入到巨大装置的运行当中，成为整个展览中唯一持续发动的生物机器，在看似荒唐生硬的连接里，寓言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所谓的“独立”并非那么容易。展览的作品在最后的结尾里仍旧充斥着焦虑与压迫感，魏涛《迷失的人》剥离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讯息与知识的通道，外在的文化建构就此被拆毁，徒留下“框架”这一形式而令人感到空洞，墙边零散堆积的书页多余又不无意外地吸引着观者的视线，被分开与被留下的才能组成完整的“人”。无论是城市生活中看似不那么重要的遗留物，亦或消费语境下特有的符号，在所有的失落与沉默之外，展览也在努力为我们提供着线索。问题的答案往往来源于问题本身，唯一重要的，仍旧是社区中生活的这些个体：即“我们”。

从未有最好的时刻，也从未有最坏的时刻。人类一切的思考只是为了改善当下，建构未来。值得庆幸的是，艺术是尝试的方式之一，如同依赖着事实一样依赖着虚构。艺术改变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整体方式，以及在其中寻找道路的方法。这些思想的承载物包含着歌声、一代的英雄伟业、灾难下的哭泣以及无可复制的复兴与毁灭，也不断致力着传递着铮铮作响的诗篇；在风暴不断侵袭的山谷内部，它们仍旧是我们的护身符。

刘紫煜 ( Kity ) ，2017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法学专业，2018 年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专业策展方向。现生活于湖南长沙。